

# 百姓身边事

## (之一)



真善忍

在如今的社会里，无论任何人给你什么，他都想求得回报。而我们给你这份材料不求别的，只为让你了解一下关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在电视、报纸等传媒被严密垄断的情况下，老百姓是难以听到、看到真实报导的，在传媒的造假宣传中，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声音，而从没有让法轮功受益者说一说，真心地希望你倾听一下法轮功学员的心声。

相的人们认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能使人身心都得到净化，我就是一个受益匪浅的法轮功修炼者。下面我再从几个方面谈一谈：

1、李老师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要越做越好，为人心地善良，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许吃、喝、嫖、赌、吸、捞，不许行贿受贿，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参与政治，放下名利，只修心性。

2、有人说炼法轮功不让吃药，李老师可从来没说过不让吃药，对于放不下自己病的学员，李老师还让他们快去医院呢，象我们这些通过炼功病痛消失了的人，还吃药干什么？说句笑话：“有瘾哪！”根本用不着吃药。

3、也许有人会说：法轮功好你们就在家炼呗，去中南海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向大家说：“我们去信访办是向中央反映情况，因为我们通过炼功身体健康了，道德高尚了，心胸宽阔了，可是有人反对我们炼功，甚至不让炼，还说是 X 教。民法第 98 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宪法第 38 条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 41 条规定：公民有上访自由。我们上访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讲明事实的真相，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本来我们可以通过信访局反映情况，可是这条路被堵死了，江泽民怕炼功人数太多，威胁了它的政权，难道这一群信仰“真善忍”、不求名、不求利的人会对政权感兴趣吗？好人多对国家与人民不是大好事吗？为什么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呢？

4、法轮功也不是搞什么迷信。我们炼的是佛家功，中国人从古开始就有信佛的，现代的中国人信佛的也不少，还有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等等，难道这都是迷信吗？不能这样认识问题，气功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只是科学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想想人类没有了善恶因果的信仰，也就没有了心法的约束，那道德规范又从何谈起呢？

5、也许有人这样问我：你就不怕抓吗？抓了就不开工资，还要开除党籍或坐牢的。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不怕抓，也不怕不开工资，因为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自己可以挣钱吃饭，假

# 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

我是一名退休教员，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进取的女性，工作期间较有成绩，多次获得过各种论文证书和荣誉证书，家庭管理也很有条理，曾被工会誉为女强人并作为代表发言。

我记得女作家冰心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有她的事业、家庭和健康，必牺牲其一。”真是好景不长，我就牺牲了后者。还没进更年期就百病齐发，严重的失眠，心慌头疼，记忆力和视力明显减退，每天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颈椎发硬，可恶的心脏病和风湿腰腿疼，经常影响我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再也要不了这个“强”了。肩周炎发作时抬臂上黑板写字都很困难，更挠头的是子宫肌瘤，常常流血不止。这些病到医院也无可奈何，只能打针吃药维持，治一时却去不了根。从92年秋季开始我就天天大把大把地吃药，同时还买些保健药品吃，结果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俗话说，有病乱投医，为了缓解病痛，我开始信仙，招来了动物附体，痛上加痛，真是有苦难言，只好提前退了休。

96年末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开始我是抱着练练气功试一试的想法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通过看李老师讲法录像，一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奇怪的是全身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了，没有了，一身轻，走路生风，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走几步路就累得不行了。

我学功没交一分钱，只买几本书，现在已经炼四年了，身体非常好，为国家节省药费大约也有两万元。这个数字在国家看来不大，对于我个人来说也不小，全国有多少公费医疗职工在炼法轮功，计算起来也不少。再说现在各单位效益都不景气，医院也没有好药，用好药得自己买，我想那好药也不是伸手即来的。说到这里我奉劝大家一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就来炼法轮功吧！你看效果如何？也可能有人会说：“还炼呢，都把法轮功定为X教了”，不要怕，你们仔细想想看，法轮功要是不好，怎么会有一亿多人炼呢，其中有老革命、老党员，还有普通的老太太、妇女和儿童，年轻人更不在少数，希望不明真

使每月给我一万元，我有病的痛苦是无人替代的，要是没了命，给座金山也没用了，至于说开除党籍，那是组织的形式问题，我个人没做过一点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即使开除了，哪怕坐牢我也要继续做好人，还是高标准要求自己，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

总而言之，炼法轮功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如果你有误解，请你来亲身体验一下，那不是最好的证实吗？又不要钱，也不费力，只修心性。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我是非炼不可，而且还要炼到底，因为我离不开让我身心都得到健康的法轮大法。

## 因果故事：业病挽回

浙江余杭县皮肤科专家黄秀元，向来精通医治痈疮肿毒。

他曾回忆说：“数年前，有一人愁眉不展，哀声呼痛，袒露背部，前来求诊，经我诊查结果，是背生疮毒，大的像盆底，又有数十小疮，四周环绕，病势已将溃疡，我惊惧地说：此病是‘百鸟朝王’，若溃疡就无法医治了，你平日到底作何生意？那人回答说：‘我白天以火枪打鸟，夜里到树林间寻打鸟巢，毁以鸟，十多年来卖鸟谋生。’我说‘你残忍杀害生命，因而得此罪报，肿毒一旦溃疡就无法救治了，你若能对天立誓，从此改业，不杀生命，我当尽力为你医治。’那人恭敬从命，于是设坛，对天立誓戒杀，我便为他医治，经过半个多月，奇迹出现，疾病竟霍然消除。从此果然不再杀生，改行卖菜，至今还健在。”

## 老同学不远千里找我询问法轮功真相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在北方黄土高坡的某市政府部门当领导，他与同任领导的爱人议论：新闻报导反映炼法轮功的不少是有文化、有地位、有本事的能人，为什么中央镇压这么厉害还坚持炼，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最近他知道我炼法轮功，就借一次出公差的机会绕道一千公里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十多年未联络的他一见面就提问：电视上放的那些可真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再说：我现在对吃、对玩都不

## 百姓身边事

选择、你的自由、关键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叩问良心了吗？”

一句话，问得现场一阵安静。

沉默了一会儿，这位女同学讲了一段她自己的经历。

因为她所在的医院是这座城市里最权威的医院，所以每天患者如织，数不清的医药代表也将这里列为首选对象。在高额回扣的许诺下，确实有的大夫违心地开了不少大处方。一位知心的同事就曾向她悄悄地表露过不安，但是那种不安很快就在利欲的熏染下消散了，但是她不。她说：“倒不是我多高尚，而是看着那些孩子痛楚的眼神和父母拮据的生活，实在下不了笔。我可以缺钱，但决不能缺良心的安宁。”

她分管的病区里有一个农村来的11岁的小女孩，病得很重，家里很穷，她的父母轮流从乡下到医院陪护孩子，夜里就睡在楼道。女孩的父亲很纯朴，也很勤快，天天帮着卫生员在楼道里打扫擦洗。有一天，女孩的父亲拦住她，说：“大夫，我们知道现在时兴送礼，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孩子挺喜欢您的，就绣了个小药枕，给您留个纪念，您可别怪我们不懂事呀。”

她看着这个稀罕的礼物，原来是一个红色的绣着两只鸳鸯的药枕，大红的布，金黄的线，两只鸳鸯交颈弄波，真是让人喜欢得不行。她说：“这礼物，我要好好地收着它。”

在她的精心调治下，女孩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了，治病的费用也被她降到了可能限度的最低点。将要出院的时候，女孩的爸爸突然跪在她面前，说：“您的恩情，我们一家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农村人不会说话，就叫您一声菩萨吧。”

从那以后，一声常常在耳边的菩萨、一针一线总关情的药枕，像两只眼睛，时刻盯着她的良知。她说：“一个人一种活法，我可影响不了别人，但我能管住自己。”一个人，如果能每天抽出时间叩问良心，那她不论做什么，都至少不会偏离人生的航向。他的生命才会在一种健康的心态中赢得坦然与真诚的回报，我们的生活也才会具有更多的亮色——照亮你，也照亮我！



20

## 百姓身边事

西，毛毯、手电、刀子、干粮，还让鹊喜缝制了八双千层底布鞋。鹊喜一边纳鞋底一边流眼泪。一切准备就绪后，大木就带着他家的鸽子上路了。

就这样，大木走上了去北京的路。确实是走，大木用他的双脚翻山越岭，穿庄过县。差不多有两个月吧，大木终于远远望见了北京城，大木脚上的第九双布鞋已经开始裂缝。找个没人的地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后，大木体面地进了城。

正午的天安门广场阳光灿烂，游人如织。然而放眼望去，周边停满了警车随时待命，便衣警察在人群中穿梭来去。

大木随着人流上了天安门城楼。发现每个上城的人都必须骂一句李老师的坏话以示与法轮功无关。就在这时，大木听到“还法轮大法清白”的喊声，扭头望去，金水桥上一位年轻的女子正被几个彪形大汉扑倒，警车长鸣，呼啸而来。上城的人群一阵骚动，检票员也转过脸去看。大木一哈腰，趁乱钻了进去。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木从怀里取出一块薄薄的黄布，上面用粗粗的红线绣了五个大字“法轮大法好”。他把黄布拴在鸽子的脚上，拍了拍鸽子的头，鸽子像个即将冲上战场的士兵一样，兴奋又紧张。对着偌大的广场和黑鸦鸦的人群，大木感天动地放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然后猛一扬手，鸽子奋力一跃，冲向天空。

红字黄布迎风展开，在艳阳和蓝天的映衬下，分外醒目。鸽子飞得很低，绕着广场，飞了一圈又一圈。人群在鸽子的脚下沸腾，如海浪翻滚；警察脱下皮鞋掷鸽子，划了条弧线后无奈地扣到某人头顶。阳光在鸽子的身上镀了一层闪亮的金色，微风吹动鸽子洒有黑雨点的羽毛，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万人瞩目。

大木带着鸽子安全地返回家乡。

\*\*\*\*\*

99年7.20后，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的压下来，电视、报刊每天都宣传“杀人”、“自杀”的，媒体的谎言和诬陷在升级，我的兄妹们也是被媒体的谎言欺骗的受害者。我炼法轮功被抓，他们为我担心又受怕。我戳穿媒体的宣传谎言，向家人亲朋兄妹讲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其中一个妹妹的

## 百姓身边事

感兴趣，这次就是为了见你出这趟差的。

我给他放了师父在济南讲法第一讲、第二讲录相，给他看《转法轮》，给他看“四·二五”、“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真相的光碟。我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变好、心性提高的体会。在交谈中对他提到的一些事，我以师父讲的佛法对照谈我对这些事情的认识，让他通过我的一言一行对修炼者与大法有个正面的了解。二天后他临上飞机时对我说：“咱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法轮功不好谁能冒那么大的危险炼？我告诉你，违背老百姓意愿的事情，历史证明都不会长久。中央镇压法轮功很快就会改变的，不得民心的事不会长久的。”

### 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陈女士说，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撰稿

[中国潍坊消息]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注：陈子秀，女，58岁，山东潍坊人。2000年2月16日，走在街上被当地法轮功专管负责人抓走，并带至北关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想以此逼迫她放弃修炼。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严重淤伤，黑发上粘着脓和血，陈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她的尸体布满了紫黑色印迹，耳朵肿大青紫，牙齿断裂，留有血块。死者的衣服、褥子、内衣裤上到处是血迹……）

5

## 百姓身边事

织之下，罪恶之手，惨不忍睹，骇人听闻，千古奇冤！令人难以置信！

妈妈是漂亮的，年轻时在照相馆挂的不多的模特照片中，经常会看到妈妈的笑容，当时我们常为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妈妈感到自豪；妈妈是热情和善良的，虽然贫穷，却经常施舍素不相识的人，吃饭时如有陌生人来打听房租，她会立即放下碗筷，领着人家跑遍全村；妈妈的身体是健壮的，妈妈付出生命的代价追求真理，我明知伸冤不会有结果却四处奔波，妈妈的行为在启发、教导我们远离愤怒、仇恨和敌视。

妈妈的经历是坎坷的，一生中，她的婚姻生活只有14年，37岁时，爸爸得了肝癌，她知道晚期是不治之症，她瞒着奶奶，瞒着我和哥哥，从未出过远门却和爸爸东奔西跑去看病，日夜守候在身边，一直到爸爸去世。一百天后，妈妈又失去了姥姥。那一年妈妈只有38岁，哥哥13岁，我11岁。窘困的生活，年幼无知的孩子，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帮助她，宽慰她。中年的妈妈深深地领悟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的无尽含义。不懂事的哥哥因家中的摩擦曾经恶语中伤妈妈，两年的时间不喊她一声“妈”，不见她，一直不跟我们生活。每逢过年过节，我知道妈妈心如刀绞，能有几个人体会到这种滋味。那些房子是靠我们母女借着月光，到处捡砖头盖起来的。在还没有那么多机械化的农村，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让妈妈也曾在突如其来的大雨中坐在麦垛中嚎啕大哭。她所承受的精神和体力上的风风雨雨如泣如诉，让我们无以报答，而今又无法面对。

我们现在只是在证实真理，唤醒良知，呼唤正义。不知你们是否还有人性在，是否感到了忏悔和负罪？相信生命的历程中终究会有一天，罪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终究会有一天真理会显现。其实我也曾跟你们一样因为相信政府、跟政府站在一起而误会了法轮功。我曾教育妈妈、批驳她们的思想。然而，妈妈的死让我惊醒！

谁对谁错？谁善谁恶？谁是谁非？我悔恨万分，如果再早一些清醒、觉悟、理智，悲剧还会这么大吗？通过妈妈她们遭受的一切，我们不应该深思和反省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邪教徒，甚至是哪一个普通人面对如此残暴的严刑拷打可以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她们并非无还手之力，有这样善良的邪教

18

7

# 为什么，你们举起了手中的棍棒？ 如此凶残，到底为了什么？

—惨死的法轮功修炼者陈子秀的女儿致打人凶手的公开信

刘先生，邓女士：

我是陈子秀的女儿张学玲。陈子秀想必你们都知道，就是今年春节过后，死于你们的凶残棍棒之下的那位年近6旬的老太太。一直以来，我很想见到你们，希望真诚地跟你们谈一下，担心你们会产生一些误会，我还是先写一封信吧。提起笔来，不由想起了母亲，思绪万千，泪如雨下。

妈妈在2000年1月3日刚刚过了她58岁周岁的生日，按照年龄，可以算得上你们二位的长辈。按照她的健康状况，再活20年是没问题的。我想二位也同我一样，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一定能体会到我们一家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我们心中的怒火及对你们一帮人的仇恨。我在4月17日被公安拘留，你们却一直逍遥自在，甚至受到表扬。那些日子，我一度想用同样的甚至用更为凶残的方式去为母亲报仇，我知道你们和你们为之效力的势力是根本没有人性的，也根本不需要考虑法律的。但我更希望用法律手段解决。除了我的善良，我的希望又说明了什么呢？

禽兽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互相残杀，弱肉强食，这是动物的本性，是自然法则。人是不同于动物和禽兽的，人有道德的约束，在法制国家里，应该还有法律的约束。因为人有道德，人类社会变得美好，有亲情，有真情，尊老爱幼，互相帮助，正义善良受到尊敬，邪恶犯罪受到惩罚。

而你们呢？惩善扬恶！沦丧道德！践踏法律！禽兽不如！你们要将人类社会推向哪里？！

邓女士，你还记得我妈妈慈善的面容和她健壮的身躯吗？你还记得她因被你们毒打时痛苦的神情和呻吟吗？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天中，她是忍受着怎样的巨大的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折磨，无怨无悔地煎熬了每一分每一秒。邓女士，我想对你说：她是一位母亲，一位老人，一位善良正义的人，一位经历了无数坎坷而乐观的人。她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的，她却死于已步入两千年的民主法制的中国，死于你们这些政府官员的组

6

徒吗？她们错在哪？她们因为信仰而身心受益，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其实你们只是一些人手中的恶棍，被人指使，而依附权势的奴性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正是我们悲剧不断的症结所在。奴性滋养的权贵有恃无恐，邪恶了的权势彻底忘掉了他们对人民的职责。没有心法约束的人在助纣为虐，牢骚满天，私欲物欲横流，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不善良的理由，甚至作恶也是那么堂而皇之、振振有词。这时候，真正的好人被当成傻子，几乎不让他们有生活的空间。

是妈妈的死，是她伟大的人格力量，是她们因为拥有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力量让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队伍中。除去这个法和理我又能相信什么呢？因为修炼，我知道妈妈不会记恨你们，我也不会记恨你们，但我想真心地告诫你们和所有助纣为虐的人：

悬崖勒马吧！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人类，为了社会，放下你们手中的棒子，停止邪恶吧！

此致 敬礼

张学玲

\*\*\* \* \* \* \*

## 法轮功报道获得新闻奖，

### 受访人张学玲被判劳教

【明慧网】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伊安·约翰逊由于去年撰写的一篇关于法轮功的报道于2001年4月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但是，他获奖才一个星期，中国当局就将报道中采访的主要人物张学玲判处劳教。

现年三十三岁的张学玲和她的母亲陈子秀都是法轮功练习者，陈子秀去年二月被警方殴打致死。此后，伊安·约翰逊对张学玲进行了采访，并详细记述了陈子秀的死亡经过。这篇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2001年4月24日，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以“利用X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将张学玲判处劳教三年。

8

儿子，高中毕业复习政治题里有诬陷法轮功的答题，孩子回家后和父母商量，考试有这样的问答题，答不答？如果不答那一道题要扣十分以上，不及格得不到高中毕业证。他的父母坚定地回答，我们宁可不要毕业证也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他们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

多么真诚的语言。我听到后泪流满面。善有善报，奇迹发生在7月妹妹的儿子高考后，外甥和同学商谈报志愿的事，说很晚才能回家，妹妹一人在家等儿子回来。没有事就烧壶开水吧，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从晚上6点多一直烧到半夜11点多钟一觉醒了，到厨房一看吓了一大跳，煤气炉火还在燃烧着，一壶水也烧干了，壶上放了一块布有点发黄，虽然水壶烧干了，但没有漏底，也没有烧红，如果水壶烧干了，温度升高会把煤气胶管烤着的，旁边还放了一块木板也没有变样，人们都清楚，忘记关煤气会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妹妹告诉我说管道着火不是她一家的事，整个楼要爆炸的。真感谢法轮功！



\*\*\*\*\*

在毕业15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同学搞了一次聚会。席间，两个男同学谈得非常尽兴。他们一个在走仕途，一个下海经商，都算业绩不俗。这时，那个做买卖的同学感慨地说：“无商不奸这句话我原来不全信的，直到自己进了这个圈子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生意场上不相信眼泪，你不好，不但未必有人说你好，还会吃很大的亏。”另一个吃机关饭的同学谈起自己的处境时，半是怨恨半是愤懑地说：

“在我们那里，不会逢迎的人是吃不开的，这与其说是经验之谈，不如说是教训之谈。头几年，我自视清高，撞得头破血流，后来学乖了。其实，刚开始转变时我也不情愿，现在想通了，与那些数不清的实惠比起来，尊严又值几个钱？”

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解；都说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我们是否还需要美德？是否还需要尊严和良心？

这时，我们的老班长、现在是一家大医院儿科骨干大夫的女同学凑过来说：“怎么做、做什么其实都无所谓，都是你的

19

从今而后的大木再也不会让你们伤心了。张大娘扯起衣角擦了擦眼睛，张大爷重重地擤了擤鼻涕。

几天后，鹊喜挺着肚子在大木的陪同下回来了。看到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大木又忙前忙后地照顾，鹊喜反倒不习惯了。她试探地问，大木，还要钱不？大木奔儿也不打，要！鹊喜抬脚就要下床回娘家。大木摁住媳妇说，我得把骗人家的钱如数还清，然后找个工作，你放心，赌博的恶习再也不会回到我身上了。

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听到了婴儿的啼哭。那样新鲜、嘹亮，天地为之充满生机。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转眼我又长大了三岁。大木的儿子已经可以满地跑和我玩了。一家人幸福美满，其乐无穷。

然而好像一夜之间什么事情就不对头了。张大爷张大娘又开始唉声叹气，鹊喜恢复了哭泣，而大木则面色凝重。然后，村里的头头们和警察开始登门，一次，两次，三次……我听来听去，原来法轮功被政府取缔了，所有修炼者都必须写书面材料宣布放弃法轮功。大木据理力争，张大爷和鹊喜含着眼泪诉说大木修炼以后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法轮大法如何使他洗心革面，再造新生，末了问一句，难道政府希望人民做浪子而不是好人？

不久，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一桩桩地传了过来，连我都知道形势非常严重了。一天晚上，小袁子来了。他告诉大木，自己要到北京去。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冤屈是不可能了，所有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都有警察把守，严格盘查法轮功学员，他会想其它办法去北京，直接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

几个星期后，大木从市里疲惫不堪地赶回家，一头栽到床上，放声痛哭。这是我第二次听到大木的哭声。张大爷闻声过来，问怎么回事。大木只说了一句，袁大哥死了。

后来，听大木情绪平静以后的陈诉，我才知道，小袁子在天安门广场被捕，押回原籍，在看守所遭酷刑折磨，两车的刑具也没有使他屈服，始终拒写悔过书，最终被毒打致死。家属认领尸体时，被告知心脏病突发，然而尸身上的遍体鳞伤诉说了一切。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大木忙忙碌碌地准备一些东

17

在外面赌博，回来不是睡觉就是要钱，家里什么事也不做，酱油瓶倒了都不扶。后来，渐渐地有亲戚找上门来，告状说大木骗了他们钱，有的几百，有的上千。张大爷陪着笑脸，连哄带劝地把众人打发走。回头拿了根木棒子，躲在门后，等儿子进来。大木迈进前脚的功夫，鹊喜毕竟夫妻情重，跳过来抱住公公的胳膊，叫大木快跑。大木眼尖，一下子看明白了形势，转身飞奔。一直到张大爷对外宣布，放弃这个不孝子，生死与他无关时，大木才敢回家。从此，同一屋檐下的父子俩，视如陌路。大木青山依旧。不久，鹊喜怀孕，借口回娘家养胎，不再回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家来了一位面容敦厚的年轻人。我的直觉向来极灵，从看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感到，他的到来将彻底改变张家的生活。这位姓袁的年轻人论起来也是张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清华大学毕业的，从北京回到家乡，现在市里工作，顺道看看多年未见的亲戚朋友。听到北京，我直伸舌头，那么遥远的地方，我这辈子都不会去的。大木那天恰巧头疼，没有出去鬼混，在里屋躺着。张大爷、张大娘和被他们称作小袁子的年轻人寒暄了一阵后，颇有感慨，说在现今的社会里，像你这样既才气横溢又朴实无华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见哪。小袁子笑了，说您知道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吗，因为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啥？张大爷竖了竖耳朵。于是小袁子开始讲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老师传出的一种佛家修炼功法，强调修心性，炼功人要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做个好人，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

大木本来在里屋迷迷糊糊的，小袁子的话吸引了他的注意，不知不觉坐了起来，后来干脆下床到堂屋里蹲在小袁子身边听。就这样，从日照午后一直到月上柳梢。临走前，小袁子留下本书，我瞥见封面上有三个白色的大字《转法轮》。这天夜里我几次醒来都看到大木的屋里亮着灯。第二天，大木足不出户。晚上，我听到大木的屋里传出低闷的嚎哭，象是捂在被里发出的。我不敢确定这是大木，因为我从未听他哭过。

第三天，大木肿着眼睛跪在爹妈的门前。张大爷、张大娘吓了一跳。大木双手捧着那本叫作《转法轮》的书说，我白活了二十几年，到今天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也要象袁大哥那样做个修炼人。以前的大木已经死了，

是收帐来了，越来越嫌弃我。绝望、孤独、心酸的泪总也流不完。我七岁那年，生命垂危，连续住院。父亲当石匠挣的一点钱不够我医病，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一天，医院通知我父亲，说我无医药可治，叫把我背回去准备后事。父亲背着我走在桥上，自言自语说：“反正死，干脆把她丢到河里算了。”话说完，心一酸：“哎！好歹是亲骨肉，让她死在家里吧。”回到家，我却奇迹般活过来了。

1992年10月，我九岁时，病又发作得很厉害。父母亲对我说：“你干脆自己去死吧！死了可给家里减轻负担，自己也解脱了。现在都这么残废，长大了更残废。”小小年纪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流着泪艰难地走到古井边，倒身跳了下去。跳下去后，浮在水面上，脚怎么蹬也沉不下去，就好像有人托起我的双脚不让我下沉，被人拉上去后，我抽咽着央求父母：“让我活下去吧！别人活一百年，我活四十年好了。”父母百感交加，背过脸去，不吭一声。

1999年6月1日我16岁时，父母带我到一个别人介绍的名医那里治病。来到城里，突然听到有人说“法轮功”三个字，顿时感觉身心被强烈震撼，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激动和喜悦激荡着我的心田。父母和其他人都说我是危重病人，随时可能死去，炼不得。我央求他们：“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临死前我一定要学这个功，能学多少是多少。”

在随后的炼功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我的脸变红润了；不知不觉，我能够识字了，能通读《转法轮》了；不知不觉，我的背挺直了，所有的疾病完全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婷婷玉立的美丽姑娘。我的变化和新生，震惊了我周围所有的人，所有认识我、听说过我、给我治过病的人都把我的变化作为热门话题。很多人通过我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对法轮大法心存误解的人们，我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请不要听信江氏集团的造谣宣传；所有仇恨并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们，善恶有报是天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永远不准你们诽谤大法和我的师尊！你们可知道我的师父曾救度过多少像我这样绝望的灵魂，给了多少人崭新的生命！

2000年派出所两次抓我去毒打，要我放弃法轮大法。我毫不犹豫地正告他们：我本来已经死过多次了，是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为了维护大法，我还在乎我的生命，就算你们打死

## 传媒引我得大法

1999年4至5月份，传媒将法轮功搞得很热，什么“中南海事件”“X教”、什么“伪科学”等等。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自信理性很强，面对传媒的多方报导我不由想：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炼？如果真是X教的话，在倡导文明的千年古国怎么可能有一亿多人入邪道？如果不是X教的话，它有什么魅力可赢得这么多人呐？怀着这样一颗颗装满问号的心，我走向了炼功点。当我笨拙地举起手臂学着别人的样子炼，就有人走到我跟前指导我动作，第二天又借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他竟然连我的名字、单位等什么都没问，我们才接触一个多小时呀，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这是怎样的一个集体，我的心被感动着。

《转法轮》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我象一个游子找到了家，那是一个多美好的世界啊，让人向善，让人在矛盾面前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现在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法制在不断地健全着，为什么要健全法制，就是要管住新的犯罪现象。可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犯罪现象也推陈出新。法制能制约人的行为却改变不了人犯罪的那颗心。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大法，人人都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那么人类社会将会怎样，还需要这些层出不穷的法制干什么？社会将多稳定，这是X教能带来的吗？

大家知道《西游记》是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拔根毫毛能变成一群小孙悟空是神话，是人编造的，那么今天的克隆羊（牛）等的问世说明了什么？昨天的神话就是今天的现实！不要把你知识以外的东西都视为不可能，视为迷信。用你的知识、用人类的知识能解释世人皆知的“金瓶掣签”吗？能解释“金字塔”之谜吗？

“‘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论语”）

航的你终于到家了。

看一看《转法轮》吧！无论你是领导还是学者，无论你是伟大还是平凡，这部法会改变你的人生，世世代代将受益无穷。

## 狱中大法弟子的一封家书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及孩子们：你们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主要是我又被非法关押，没有办法自由地写信给你们，让你们牵挂了。

今年父亲8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想，父亲的生日是怎么过的呢？作为女儿，实在不是不孝，而是在乱世之中，无法做到忠孝两全（我这里所说的忠，是指我对法轮功真善忍的坚信），然而，虽然我在形式上没有体现出来，但实质上我做的问心无愧。今天在政府的镇压中你们也许不敢去相信你的女儿的伟大，待到真相大白时，那时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你们有一个坚持真理的女儿。

实际上，你们也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只是受电视谎言的欺骗和对政权的害怕，不敢说真话而已。中国历次运动，不都是先扣帽子，扣上“右派”、“走资派”等帽子，再打倒嘛。父亲自己就被“运动”过几次，每一次你都是老老实实的写检查，说违心的话，每一次，你女儿都默默地看着，坚定地站在你一边，相信父亲是对的，好的。

这一次，女儿修炼法轮功，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正法。我能修炼法轮大法，此乃万生之福。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我亲身体会，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有这样大的慈悲，救度众生，因为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正面临着什么事情。

在女儿的修炼中，你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一：为什么去北京上访？现在就这件事，我将我的想法写出来。我认为做人应该正派正直，不说假话。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硬要我们说假话，硬要我们说不炼了，这是不对的。人有选择修炼正法的权利，人有坚持真理的权利。同时，信访办就是反映冤假错案的专门机构，那么去国家信访办有何错误之处？！这是对的，所以当时国家有专门接待上访的信访办，所不同的是，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就被直接抓起来了，把信访办变成了拘留所的大门，到后来，信访办取消了。在不公正的待遇下，总得让我们

